



# 百年风雨陡溪桥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梁光华

沿着孝子河上游方向,穿越红岩大峡谷,来到距离万盛城区约13公里的地方,即万盛经开区与南川区交界处,可以看见一座古朴典雅的百年风雨廊桥——陡溪桥。

1

这座古桥建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东西走向,桥楼为穿斗式结构,重檐歇山式屋顶,桥长39米、宽3.4米,桥面至水面5.6米,两个桥墩,三孔结构,每孔跨度11米,桥墩上还有一些雕刻作品,桥栏高1.2米,当时取名为“石塘桥”。清同治三年(1864年),桥重建,更名为“王成桥”,后来民间误传为“玉成桥”。因为这里山高林密,水急坡陡,所以又称“陡溪桥”。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该桥被公布为南川区文物保护单位。

孝子河两岸都是高山峡谷,坡陡林密。陡溪桥周边地势相对开阔一些,有十几户人家在此居住,他们耕耘着几亩田土,过着日出而耕、日落而息的桃源生活。陡溪桥两岸生长有几株参天黄葛古树,其中最大的一株根系十分茂密,从树底处环抱需七八人才能完成,估计树龄在三百年左右,其余的黄葛树树龄也在两百年以上。可见,很早就有人家在这里生活繁衍了。

2

这里的人家,不管是要通向下游的万盛小城,还是到上游的南川后山,都得沿



风雨廊桥

着孝子河,爬山穿林,蹚水过桥,艰难步行约大半日光景才能到达。当然,也可以直接翻越西边高山到南川石莲乡赶场,还可攀爬东边峡谷到万盛丛林镇购物。

据老一辈讲,早些年这里常有老虎穿行于大峡谷,它们休憩之时会雄踞山头,声嘶力竭。这里也是黑叶猴欢乐的场地,人们几乎每天都会看见成群的黑叶猴穿行于陡溪桥东边的悬崖密林中。伴随参天古树,遍地芭茅,潺潺溪流,微微山风,这里更是小鸟的天堂,各种各样的小鸟经常在此举办“音乐盛典”。当然,豹子、野猪、山羊、猫头鹰……偶尔也会现身,让人们一睹尊容。

遗憾的是,如今老虎早已经不见踪影。小时候,家人说爷爷是个能人,家里曾遗留有他当年打猎时留下的虎皮。20世纪70年代,山里猴子们经常破坏苞谷、红苕等庄稼,当地乡亲每天都要前往驱赶,却总是不能杜绝,为此烦恼不已。后来一家马戏团路过此地,将这些黑叶猴全圈走了。据说,马戏团走的时候放生了一公一母两只猴子。最近20年,人们偶尔在陡溪桥沿岸的大峡谷中见到过猴子,应该就是它们的后代。

3

这样一处类似桃花源的地方,交通似乎很不发达。但是,当时光穿越到明清时代,这里可是连接渝黔贸易的茶马驿道,至今密林中还有许多若隐若现的石板老路。其中,沿着陡溪桥东边那条石板老路,翻过高山,就可以到达曾经香火兴旺的释道寺。陡溪桥、释道寺等,都曾是茶马古道上过往客商旅途中的重要驿站。

沿着孝子河上

游,曾经还有几座与陡溪桥类似的风雨廊桥,还可以看见许多参天黄葛古树和断壁残垣的古老板房……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这里曾经马蹄悠扬、商贾云集、烟火鼎盛。

因为种种原因,陡溪桥上游的几座风雨廊桥早已消失。再加上之前川湘公路的开通,昔日繁忙的茶马驿道渐渐归于平静,成为人迹罕至的地方。

大约在1965年,距离孝子河下游两三公里的河岸边建设起红岩煤矿。有了公路和铁路,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迁居附近,陡溪桥的壮美与古朴再一次呈现在世人面前,并很快成为人们踏青赏花的首选之地。“偷得一日闲,品味桃源境”,大家扶老携幼、呼朋唤友,来此品桥戏水,不亦乐乎。

说起红岩煤矿的来历,还真有些传奇色彩。由于地质复杂,开采难度极大,苏联专家鉴定不适合开矿。可中国人硬是在此建设起一座年产80万吨煤炭的现代化矿山,所以红岩煤矿又被称为“争气煤矿”。之后几十年时光,来自全国各地的“红矿人”,在这里安家立业、传承发展。如今,虽然此地、此桥归属南川区管辖,但来此观光踏青的几乎都是万盛人。对于红岩煤矿那数万名矿山儿女而言,这里是他们成长的乐园,也是他们休闲的胜地,几乎每个“红矿人”都对陡溪桥充满着浓郁的家园情愫。

4

我关于陡溪桥的记忆,更多也来自这一段矿山历史。那些年,红岩子弟校时兴校外实践,春游、拉练、野炊……每一年,所有班级都会组织若干次校外活动,地点几乎都会选择在陡溪桥附近。围绕着这座百年风雨廊桥,孩子们选择一处溪水潺



陡溪桥局部

潺、地势平缓的地带,取石搭灶,生火做饭,然后津津有味地品尝美味佳肴。

那些年,我们置身于空气清新的大自然,疯狂地爬上大山山顶,体会“一览众山小”的豪迈。我们愉快地在沙滩上,手牵手、围成圈,击鼓传花,表演才艺。我们围着老师,聆听许多新奇的故事,比如工程师的烦恼、画家的色彩、外国的童话等。当然,围绕着陡溪桥的前世今生,我的思绪总会天马行空,穿越千年……

2003年8月,我在重庆师范大学美术系函授时,黄作林老师还带着我们在此画了两天画呢!大家白天绘画、探讨技艺,晚上就聚集在陡溪桥畔畅谈人生。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当年在此绘画的同学们,现在几乎都成长为美术教育的顶梁柱了。

前几年,因为桥梁的木料腐烂、断裂,当地政府将之封闭,不再让人通行,为此还引起了关注。在重庆市政协第四届二次会议上,我还撰写了《关于对百年风雨廊桥“陡溪桥”进行抢救性修缮建议》(0829号)的提案,南川区政府函(2014—109号)明确答复要筹集资金加以维修。后来经过多方努力,这座百年风雨廊桥得到了重建。

如今,我经常驾车来到陡溪桥,静静地品味那些早已远去的马蹄悠长的故事。

# 轻松驿站话隆昌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农夫俊才

巴山苍苍蜀水清,巴山蜀水绵绵情。老成渝高速公路连接成渝双城,犹如同胞兄弟携手奔跑并进。四川隆昌地处成渝中间地带,毗邻重庆荣昌。成渝高速成了我往返成渝双城的最爱,我喜欢独自驾车一日千里,而中途的隆昌,就成了我的轻松驿站。

隆昌在明清两代就有“驿道之县、青石之城、牌坊之乡”的美誉。十字街口“隆昌羊肉汤馆”的氤氲蒸汽袅袅娜娜,带着诱人的香气飘入鼻翼。经常忍不住将车靠在路沿停下,闪进油光可鉴的小店,要肉要汤,豆花干饭,大饱口福。当街临路安放在老灶上那口牛三大锅,锅里油亮光滑、锅背烟灰斑斑,锅中香飘满街的羊肉汤沸沸腾腾。骨架香喷喷,黏汤白如奶,好像从远古的山野冒出的流泉,滋养了世世代代隆昌人,大饱了南来北往游客的口福。

喝了热乎乎的羊肉汤,吃了唇齿留香的羊肉羊杂,碎辣椒佐料下豆花饭辣得耳鸣头冒汗。要么驱车上路,绝尘而去;倘或有个一日半天闲,自然就迈不出步上不了路。

县城南关的牌坊古镇,变成了饭后踱步、休闲游览的好去处。古镇绵延两三里,牌坊林立,古意悠然。闲散地踏着厚重而坚实的古老石板,指认着三四百年前

遗留下来的牌坊楹联,欣赏着精美书法篆刻,忍不住手摸风雨剥蚀的凹凸碑刻,心驰神往那遥远高古的文明风尚。

隆昌为中国四大牌坊古镇之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县17座清代石牌坊,包容了天下“忠、孝、节、义”,还有百寿坊、镇山坊、山门坊、观赏坊等少见的造型。城市南关尤其集中,建造工艺精湛、造型端庄,全国罕见,具有很高的民俗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夕阳西下,落日辉映,我透过那一字儿排列的古老牌坊,穿越时空廊道,获得悠远的宁静。

若遇周末,不论春秋或夏日,20公里外的云顶古寨,必定可以带给你更多更美好的时光了。驶过平畴原野的边缘,缓缓爬上树木蓊郁的半坡,停车步行。一条古老的石板街犹如缓坡的脊梁,沧桑斑驳,苔痕阶绿。街面狭窄,只可通行一乘滑杆,略宽处两乘而已。褐黑色的木板房屋檐错落有致,宽窄不一的店面鳞次栉比,当地人手工制作的竹木器具琳琅满目,任你把玩选购。

特别吸引眼球的是一家铁匠铺和一家中药铺。传统的打铁人穿着铁砧奋力敲打,叮当的敲击声不绝于耳,不一会儿一把精美的镰刀就打成出炉,在游客惊奇的眼光里闪烁着蓝色光芒;而旁边那家中药铺,则像一位看透人情冷暖的老翁。朱

红渐退的木柜药盒,存放各种中草药,贴上细小的标签写上各种药名,仿佛每一方盒子都隐藏着奥秘。

穿过云顶场,上到山顶,石头城墙盘桓迤迤,寨门坚固如初。寨内房舍俨然,良田美池遍布,农耕依旧,庄稼葱绿。一次,朋友指着一栋原木楼阁说,这就是当年寨主家女儿们的闺阁。我条件反射地翘首张望,被同行入嬉笑不已。当年的演武场,平整宽敞,靠着寨墙,空空荡荡。凝视良久,遥想过去,耳畔仿佛回荡着震天呐喊,眼前恍然闪烁着刀光剑影。

这就是闻名遐迩的云顶古寨。据说为大户人家郭家私寨,始建于明洪武年间,清道光年间多次扩建而成。古寨修筑石头围墙约两千米,设寨门六道,围地两三百亩。古寨海拔五六百米,夏日凉爽避暑,春秋登高望远,游客络绎不绝。

老成渝高速建成通车三十年了,我往来穿梭半百趟,几乎每次都经隆昌。原因在于好吃,在于好耍,更在于有好友矣。大学同学张健仁兄,为人随和尚义,古道热肠,总能吸引同学朋友相会隆昌。对我来说,不经隆昌等

于白跑;对张健来说,我经停隆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后来,渝邻高速兴建、成渝高速贯通,往返成渝更加顺畅;再后来,渝遂高速建成,成渝双城距离更近更短;后来的后来,成渝双城动车开通,高铁飞驰,成渝双城来往风驰电掣,更便捷舒适。但是,很多时候,我仍自然而然地开上老成渝高速。因为,隆昌有个经停站,经停站有个“张站长”,他的名字叫张健,我改成了“张见”,久了不见就很想念的“见”。尽管他已经从隆昌调到内江工作,只要我经停隆昌,他必定驱车三十多公里赶回隆昌“值班”——接待我这个老爱在老成渝高速公路上跑来跑去的老同学。

